

隱
蔽
的
斗

隐蔽的战斗

了云 苏 鹰 (执笔)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郑州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作品写的是我党党员賈林打入敌伪軍內部，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事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省博平县。我党党员賈林奉了县委指示，通过关系打入了日伪軍某团部，在我党賈堤口党支部的密切配合下，利用敌人內部矛盾，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，发动了群众，組織了联庄会，打击了日伪軍，掩护了抗日家屬，并給我抗日游击队，提供了軍事情报，运送了軍用物資。最后，賈林同志按照县委指示，率部起义，并在我县大队的有力配合下，歼灭了日伪軍一个团，扩大了解放区。

这个故事歌颂了賈林等同志的英勇机智，揭露了敌人的残暴无能，反映了敌后区群众的斗争生活。

隱 蔽 的 战 斗

子 云 苏 鷹

米 俊 峰 插 图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）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—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170

787×1092 耗 1/32 • 8 $\frac{1}{4}$ 印张 • 5 插页 • 170,000 字

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 册

統一书号：10105 • 610

定 价：(6) 0.85 元

第一章

在魯西平原，运河以东，博平西南，有一个树木蓊郁的集镇——賈堤口。鎮上有着几百戶人家。村里村外，是一片又高大又深密的枣树林。原来，在魯西这块肥沃的平原上，有一种出名的土特产——熏枣。每到秋天收获紅枣的季节，处处是熏枣窑，熏出的枣子烏黑蜜甜，不仅行銷国内，还年年大批出口。因此这里枣树特別多。

可是，自从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博平县城就大不相同了。汉奸土頑，乱世为王，巧立名目来众，一到夜晚，四出搶掠，为非作歹。人們生，难中，还哪有心思再做“熏枣”呢。

賈堤口也是这样。

在山东省城——济南淪陷之前，中国共产党为众抗日，曾在这里做了深入艰苦的工作。在博平县城，鬼子侵占之后，国民党的軍政人員，投敌的投敌，逃窜的逃窜。一个国民党的軍官席自立，拉着他的残兵败将，加上他

招收的地痞流氓，也有五六千人，占据了博平、堂邑、聊城三县插花交界的地区，自封为什么“司令”。这股土匪整天抓兵抢粮、捉拿进步分子，势力渐渐扩大，使抗日爱国活动增加了很大困难。原先曾在本地区活动的人民游击武装，由于众寡悬殊，为了保存力量，便撤向东南一带，开辟“在南根据地”。这个地区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便转入了秘密活动。

这位“土匪司令”居然也封官赐爵起来。原先贾堤口国民党的区长贾全德，外号贾缺德，成了他的区长；原来的联保主任外号邢蝎子——邢耀祖，也成了他的乡长。下面的保、甲长等等，就更不用说了。

就这样，这位“司令”依仗他的人多势众，和地头蛇的支持，也居然撑了三四年。当然，在这三四年当中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武装还是经常在这里出没，在地下党的协助下，打击日伪军，袭击“土匪司令”派出来骚扰群众的小股匪徒，也经常惩处那些罪大恶极的伪保长。

在这三四年间，日本鬼子为什么没有向这里伸展势力呢？原来，英勇善战的八路军使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在华北连吃大败仗，很吃了一些苦头。他们发觉，望风溃逃的国军并不是他们的手，在暗地偷偷摸摸和他们勾搭的伪军更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，倒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使他们处处遭到严重打击，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。在华北，他们就集中兵力对付冀中和冀南的人民武装，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“扫荡”，他们的兵力也抽去了一部。这样，在鲁西，他们就和席自立的这帮土匪取得了默契，只要听“皇军”的命令，只要能经常送些粮饷“进贡”，就不打他们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觉得把这

股土匪留着也有好处，这帮土匪和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，反共十分积极，可以借这个“土皇帝”之刀，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。到了一定时候，把他们一收编，就变成了皇协军。

誰知，这帮土匪也是越鬧胃口越大，漸漸地連地方上的鬼子和皇协军也不大放在眼里了，他們直接和北京的大汉奸勾結，想搞个伪军的大头目干干。这样，魯西地方上的伪军头子对他就十分不滿，在鬼子面前添油加醋；再加上这帮土匪也常常违反当初和日本鬼子之間的默契，不能完全按照他們的“規定”交納粮餉，鬼子也正有些惱火，就决定要对这帮土匪惩罚一下。

一九四一年夏季一天的拂晓，忽然，从賈堤口西南的一个大围子四周传来了枪炮声。——鬼子調集了附近几个县城的“皇军”和“皇协军”，开始向駐在这个围子里的“土匪司令部”，发动攻击了。

爆豆一般連續不断的枪炮声，使賈堤口也越发不平靜了。人們再也不敢下地，从清早起就三三两两聚集到村头，一面向响着枪炮声的方向了望，一面提心吊胆地議論紛紛。

这种意外的情况，使得賈堤口地下党支部書記賈老三也焦急起来。沒有接到上級党的通知，摸不清情况。根据枪炮声和逃出来人們的傳說，可以断定这次战斗是“狼咬狗”。但是，这帮土匪会不会逃到賈堤口来大搶一伙，然后溜向远方；鬼子和伪军会不会来賈堤口“游逛”一下子，发泄发泄兽性；賈老三一面在村头向着西南了望，一面思考着这些問題，不由得想：“該叫大家都先收拾一下……”

当太阳挂到树梢上的当儿，賈老三在村头再也站不下去了。他轉过身来，向村子里走去。打算叫以种菜卖菜为生，

年輕而又机灵的地下党员王祥，去通知几个党员，到高粱地里去合计一下。

走到离他那三间茅草房只有几十步远的时候，忽听背后有人叫：

“三叔！”

贾老三应声回过头来，他面前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，穿了一身紫花布学生服，头上却戴着帽筴儿，瘦长的个儿，却又长得粗眉大眼。质朴中带着几分稳重，又透出几分文雅。

贾老三认得这个年轻人。他是离贾堤口东边三里地小贾村的贾林。他父亲贾明堂老汉，是个小时候读过两天私塾的庄稼人，为人十分老实。贾林在县城里上过师范；毕业后，回贾堤口当过几天小学教员；席自立那帮匪徒占据了这块地面之后，不知他怎么又到那“司令部”里混起事来；以后便在贾堤口伪区公所里当了文书股长。平时他在地面上的关系，也闹得不坏，群众有了什么红白事，写个帖子呀什么的，都去找他，有求必应。按着族内的辈数来排，贾老三同他是叔侄，可平时来往并不怎么多。前些时，他刚刚离开区公所，回到本村，现在他又找贾老三干什么？贾老三为他这时的出现，感到奇怪。

那贾林走到贾老三跟前，带着尊敬的口气说道：

“三叔，这枪炮响得好紧啊！”

“可不是，到家里坐！”贾老三冷冷地回答。

来到屋里，贾老三搬过两个小板凳来，让贾林坐下。一边向贾林说着“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啊”等等应酬话，一边心里不住寻思：他这会子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

賈林一邊連聲應着，一邊把头上的帽筴兒取下來，從帽筴兒的里層掏出一個小小的紙條來，恭恭敬敬地遞了過去。

賈老三用捉摸不定的眼光將賈林打量了一下，接過紙條來，上下看了一遍，身子一震，又不由得向前一傾，上前抓住賈林的兩隻手，一雙眼里迸出興奮的火花，激動地說：

“賈林，沒想到你也是我們的同志！”

賈林有些腼腆似的，笑着點點頭。

“好啊，以後咱這個支部就在你的領導下工作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撥燈的人來了！”

“這是縣委組織上的決定。我的鬥爭經驗太差，以後遇事，請三叔多多幫助！”

“從天不亮響起槍炮，我就在着急，不知道鬼子帶着偽軍這次出動到底是干嘛，來不來賈堤口？”

“縣委派人送來了情報，”賈林用帽筴兒輕輕地攔着，頭上長長的頭髮被一陣陣微風吹拂着，“這次自然是狼咬狗，不過，縣委估計，鬼子還不致于就徹底消滅席自立，只是揍他一頓，讓他知道點疼，以後更聽話。可是鬼子這次却有着安據點的計劃，在賈堤口也要建圍子，駐偽軍。縣委指示，必須作好思想準備，在鬼子和偽軍來時，尽可能減少群眾的損失。”

“他們什麼時候來？”

“根據情況分析，不是明天，就在後天。”

“縣委指示來得好，也正是時候。”賈老三攥緊了拳頭，連連敲着自己的膝蓋說：“心里总算有了底了。你看怎麼安排好？”

“村里黨員都是誰？”

“乡公所录事侯忠民，菜园里的小王祥，还有邢蝎子家的长工贾福海，贫农王法老汉。此外，群众中还有一些可以依靠的积极分子。”

“我估计，那些地头蛇，这次又会摇身一变，成为汉奸的。”

“说得对！咱们早探听到了：保长王三拍，狗腿子张三麻子、李大牙，整天在那蝎子、贾缺德家里出出进进，嘀嘀咕咕。据说，他们连膏药旗都缝好了，专等时机一到好打出来。”

“依我看：那伪区长贾缺德，和邢蝎子不一样。贾缺德是个胆小怕事、没大本事的人。只是那个邢蝎子，心毒手狠，比真蝎子还要厉害几分，要是他在鬼子面前打起了顺风旗，加上那批爪牙，可对群众的危害很大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？”贾老三说着，不由得心里暗想：别看贾林年轻，分析的就是对头。今后的工作，一定会更有门路了。

贾林双手握着帽筴儿，低头又想了想，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一扬，说道：

“侯忠民不是小学教员兼乡公所的录事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咱们就叫侯忠民也跟他们一致行动，楔进一颗钉子去。”

贾老三一拍大腿道：“嗯，这是个好主意。”

贾林想了想，又道：

“当前最紧要的，还是叫群众作好准备。”

“我这就想法子布置，妇女小孩带上东西，能转移的尽

量先轉移到河西去，等安定下來再回來。同時，也打算叫一些人互相串串門子，叫留在家里的人心中有個數。”

“那好。我不多坐了。”賈林說着，站起身來。

賈老三也站起來，說道：“好，我這就去布置。”

二

日本鬼子和大隊偽軍，是第二天上午來到賈堤口的。

雖說頭一天賈老三和他的地下黨支部做了許多工作，把願意暫時轉移的人們，叫地下黨員王法老漢領着去了運河西岸。可這裡和抗日根據地到底不同，人們在兵荒馬亂的年月里過慣了，有些人窮家難舍，就沒有走。只是把能藏的東西藏一藏，打算實在危急了，掂上小包袱鑽高梁棵。

賈老三一夜沒合眼，有多少事需要他來做啊。這個四十多歲、壯壯實實的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，一雙眼都熬紅了。可是，今天一早兒，他就又站到村頭了望了。他還派了菜園子裡的王祥，到西南二里遠近沙窩枣林子里爬到樹上去了望，一有變故，叫他連忙報信。

聚集在村頭的人們，還在紛紛議論。有的說，鬼子這次不一定來；有的說，恐怕這場災禍躲不過去。熬了一夜的賈老三，披着一件紫花布褂，裸露着給太陽晒成古銅色的胸膛，紫棠色的大臉上還很鎮靜，但內心里卻十分焦急。一雙眼大瞪着，緊緊地盯着西南。

忽然間，遠處出現了一個向這裡飛奔的人影。

“是王祥！”人群中有人說，“不好，看他跑得多快！”

從飛跑的姿勢和動作看得出來，那是個年輕小伙子。他

脚下蕩起一片黃霧，一邊跑一邊大聲喊：

“鬼子來了，快跑！……”

村頭聚集的人們立刻炸了營。幾個抱着包袱拉扯着孩子的婦女，就要往路邊的高粱棵里鑽，小孩子腳步踉蹌，“哇”地哭了出來。有的人又要往村里跑，去給還沒有出來的人們送信……

賈老三轉過身來，連忙大聲喊：

“不要亂跑，不要亂跑！”

亂跑的人們，住了腳步，又暫時安靜下來，仿佛賈老三是他們的主心骨似的。

“年輕婦女都躲到運河邊上去！旁的鄉親們，別在這兒鑽高粱棵，還是往南邊跑妥當些！”

看着人們開始行動，賈老三又叫道：

“賈清！”

一個二十多歲、穿着紫花布坎肩的青年答應了一聲，走到他身邊來。

“快到村里傳傳去！”

賈清卻不動身，口里嘟嚕道：

“這日子沒法過了，家里偏不叫我走！”

“往哪兒去！”賈老三厲聲問。

這個年輕人沒有作聲，一雙眼睛卻凝視着東南。誰不知道在東南幾十里地以外有八路軍的“荏南根據地”！

“走？走了菩薩走不了廟，沒有不亮天的夜！”賈老三說到這兒，口氣又嚴厲了，“這是麻時候，你還嘮叨這個，快，快去傳傳去！”

說了，他用力一推賈清，這個年輕人才快步飛奔而去。

不一会儿，那个被派去了望的年轻人王祥跑到贾老三身边来了。他跑得浑身大汗，满脸通红，张着嘴直喘气，两条腿上沾满了黄土，连上身那件白粗布褂，叫汗濡湿了搭上飞沙，也变成黄的了。他一双虎灵灵的大眼瞅着贾老三，喘嘘嘘地说道：

“鬼子军官骑着马，后面是黄狗子……”

贾老三扯起自己褂子角，给王祥擦擦脸上的汗灰，说道：

“走，咱们快进村，按计划行事！”

他们是最后离开村头的两个人。

这时候，村子里又陷入一片新的混乱：呼爹的、叫儿的，喊啊，哭啊……，好像天塌地陷了似的……

村子里的混乱，不久就又安静下来。但是这不是平常的安静，而是蕴含着不安与凶险的暂时寂静！

远处响起了枪声。不一会儿，村西南那片沙窝林子里，便出现了一面膏药旗和几匹洋马。领头的人，穿着日本军装，留着一小撮日本胡，胸前悬着望远镜，身旁挂着指挥刀，这就是驻在鲁西博平县城的鬼子中队长东四郎。他后边还有几个骑马的，是另几个鬼子和两个伪军官。在这两个伪军官中，一个是胖头胖脑的黑粗胖子，这是鬼子的特务队长赵牛，以其刁诈凶残出名，得了个外号“牛魔王”。另一个，是由博平皇协军司令部传令队长新提升的伪军团长谢登云，三十多岁，瘦高条儿，脸上的肉松儿巴嘴的，虽说穿着伪军装，却连骑马的姿势也拿不稳。

在这几匹马的后边，还有几辆自行车，大都是牛魔王特务队里的便衣特务。但其中有一个骑车的人却和那伙人又大不一样，他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白净儿，戴着细草帽，举动也

比較文雅，這是城里茂記糕點雜貨店的掌櫃蕭光；他是隨偽軍團長謝登雲一起來的。

一隊打着膏藥旗的鬼子隊伍，扛着“三八式”，跟着這幾匹馬，在黃土路上挺胸前進，踢踏得黃沙在空中飛揚。大路兩邊的莊稼地里，還有幾隊鬼子和偽軍，彎腰端槍搜索前進，無緣無故地不時放着冷槍。

那幾匹馬眼看就要來到村頭了。鬼子隊長東四郎在茂密的棗樹行子前面勒住了馬頭，向那長滿了各種樹木的蓊蓊鬱鬱的賈堤口打量了幾眼，好像對村子里的過分沉靜不大放心似的，一扭頭，用他那充滿了野氣的嗓子大聲喝叫道：

“兩翼的包剿，中路的隨我前進！”

“哈依！”他身邊的鬼子軍官大聲應着，策馬向後傳達命令。

特務隊長牛魔王，瞅瞅身邊的偽團長謝登雲，嘴角浮上一絲冷笑，說道：

“我的團長老兄，太君的命令你沒聽見？”

謝登雲腮幫上下垂的肌肉顫動了一下，回過頭來喊：

“趙陸！趙隊長！”

一個穿了偽軍軍服、揹着手槍、油頭滑腦的年輕傢伙應聲跑了過來，瞪起一雙無神眼，卻先向牛魔王行了個軍禮問：

“叔，你喊我？”

“不，你們團長！”

當謝登雲叫他的傳令隊長趙陸傳令下去的時候，他的那些偽軍早已跟隨着鬼子，向村子的兩側包抄過去了。

霎時間，莊稼地里傳來了槍聲和未來得及跑到遠處去的

人們的惊叫声，夹杂着鬼子狼嚎般的吆喝声：“跑的死啦死啦的！”接着，空中便飄蕩着妇女的哭叫声，老人的告饒声，和鬼子伪軍的瘁笑声……

东四郎那撮小胡子底下的嘴角翹动了一下，像是得意的微笑，又像是幸灾乐祸的冷笑，他傲然地揮了一下手臂，又策馬向村子里走去。

一进村口，眼前是一幅奇异的景象。空空蕩蕩的街筒子里，出現了几个稀稀落落的人，有的穿着紡綢大褂儿，有的穿着夏布衣褲，有的穿着普通衣服，每人手里都打着一面小小的膏药旗。迎着馬头，小心翼翼地弯着腰連連躬身施礼，向这边走来。

“什么的干活？”东四郎勒住馬头，扭脸問牛魔王。

牛魔王跳下馬來，拔出手枪，向后一揮手，几个便衣特务都持枪跑了过来，一齐走上前去。牛魔王大模大样，用手枪指点着那几个人問：

“你們是干什么的？”

只見走在那些人前面的几个衣冠整齐的士紳，互相瞥了几眼，忽然把手里的膏药旗往上一举，用粗細不同的嗓子参差不齐地喊起来：

“欢迎太君！”

“皇軍万岁！”

东四郎脸上冷冷地像石块一样，誰也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，还是厌烦。忽然，他一咧嘴一齧牙，咆哮道：

“‘八路’的干活，統統的捆住！”

牛魔王应了一声，指揮着几个便衣特务就要动手。吓得前面的那两个人丧魂落魄，扑扑通通跪到地下乱嚷起来：

“太君饒命！”

“太君容稟！”

东四郎吼了一声，把手一挥，便衣特务住了手。

前边跪着的那两个人这才爬了起来，大褂和裤腿上的灰土也顾不上打，就一齐弯腰向前，一边向着馬头走去，一边双手抱着膏药旗连连打躬作揖，口中念念有词：

“欣聞皇軍駕到，特來迎接！”

領头这两个人当中，那个四十多岁穿紡綢大褂的白淨子，在刚才說这話的时候，吓得嘴巴打顫，舌头发硬，連字都沒有咬清楚。他嘴角上几根稀稀的黃胡須还顫动着，連拿着膏药旗的手都还在发抖。这人叫賈全德，外号“賈缺德”，以前是国民党的区长，以后是土匪司令的区长，平常胆小得要命。

倒是和他并排的另一个人胆子比他大一些。那人穿着夏布衣褲，留着分头，干瘦的脸上长着一双骨碌乱轉的老鼠眼，嘴边上也留着一撮老鼠胡子。他就是邢耀祖，是国民党的老乡长，也是土匪司令的大乡长，心狠手毒，人送外号“邢蝎子”。

只見他上前一步，一揖到地，陪着笑脸說道：

“敵人邢耀祖，忝为本区……”他本来想說是大乡乡长的，一想還沒摸着皇軍的脾性，忙又改口道：“忝为本乡的維持会会长；这位，”他指指賈缺德，賈缺德連忙拱着双手趋前一步，仰起面来討好地瞅着东四郎的脸，“这位是本区士紳代表，区維持会会长賈全德。”

邢蝎子說着，向后面一望，后面那几个人也連忙趋向前来。他就依次介紹：

“小学教員侯忠民，保長王三拍、張三太，……”

然後，他骨碌着一雙老鼠眼，先望望賈缺德，又望望眾人，這才一齐拱着手兒像背熟了台詞似地說道：

“村人之盼皇軍，如大旱之望雲霓。今聞皇軍駕到，特代表村人，道迎拜謁！……”

說着，那邢蝎子一拉賈缺德的衣襟，居然在東四郎馬前又跪了下去。

詭計多端的邢蝎子臨時自封了兩個“維持會長”，使東四郎嘴邊才出現了真正的微笑。東四郎右手捋着腰，揮揮左手，叫他們站起來。他那撮日本胡子一聲，說道：

“你們的良民，‘八路’的不是這樣。我們的合作，大東亞的共榮！”

這時候，四周的吆喝聲和哭叫聲，已漸漸由遠而近，向村中聚攏來。東四郎仰頭听听，對賈缺德和邢蝎子命令道：

“你們的派人，叫老百姓統統的回來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……”這兩人不分瓣兒地答應着，臉上開始爬上得意的神色。

三

賈堤口如今亂成了一鍋粥。鬼子選定村西北角賈缺德的两所上等院落作為駐地。賈缺德雖然有“歡迎皇軍”的“功勞”，却也不得不搬到街中心的另一所院落中去。鬼子還命令特務隊和偽軍驅趕着被逼回來和騙回來的一部分群眾，把鬼子駐地四周鄰近的房屋全部扒掉，砍下許多大棗樹頭來，準備頭朝外擺上一圈，下上鹿寨，搭成一個臨時“圍子”，

防备不测。

这一来，村子里就越发混乱了。许多群众刚刚被从野外赶回来，又被从自己家里赶出去，什么东西也不准拾掇，还得在特务、伪军和自动来效劳的地头蛇的鞭打下，动手拆他们亲手盖起来的房屋。而那些特务和伪军，看见谁家屋里有什么好东西，顺手就往腰里塞。

贾堤口的人可苦了。当他们忍着眼泪爬上自己的房顶动手掀砖卸瓦的时候，当他们看到特务和伪军乱抢家里的东西的时候，真像剜自己身上的肉啊。他们有的人，哀告啊，恳求啊，好话说尽，哭哭啼啼，但却没有丝毫用处，有时还会多挨几鞭子。

不过，在那些穷苦人家的门口，在儿女多、妇女多的人家的门口，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：一齐来协助监督拆房砍树的本村人侯忠民，贾、邢二家的长工，拿出香烟来笑嘻嘻地对伪军说道：“老总，您跑一上午也累了，到这边树底下喝碗茶歇歇，我来替你们！”于是，便留出个空子来，让那些人家赶紧收拾点东西出来。而在砍枣树头的时候，这些人也总是把伪军领到大户人家的枣林子里去。——要知道，对于穷苦人家来说，“一季枣顶半年粮”啊！

来的那几十个鬼子，在村西北角那两所全村最好的院落里住下来了。他们把枪架在院子里，一个个都脱得赤条条，有的在膀间还勒上那么一块三角布，有的就什么也不着，用洗脸盆舀了水，互相冲洗着身上的臭汗和灰土，有的又争抢着往水缸里跳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。那些先洗完了的，就那么光着身子提枪往外跑，见鸡打鸡，见猪打猪，一枪一个，把这种毫不费力得来的猎获物往住处拉。还有一些，用枪逼